



（上圖為作者初回國時的照相）

江山萬里行（三十）

遊學歸國後的工作與生活

· 吳國柄 ·

白崇禧邀我辦軍需

我在漢口，正和內人計劃全家離開武漢，逃避即將到來的災禍。突然間一位在重慶代表軍政部驗收防空洞工程的孫將軍前來找我，這位孫將軍那時正擔任華中剿匪總司令白崇禧上將的高級參謀，孫將軍告訴我：「白總司令急着找你，有要事相商，請你趕快到總司令部和白總司令見面。」我於是立即前往華中剿匪總部，由一位副官領着我到總司令辦公室，白總司令對我說：「你設計的武漢碉堡實在管用，但數目太少，需要增添，增添時需要水泥和刺鐵絲，這二樣東西，在漢口却買不到，但目前迫切需要，我已派人到

上海去採購，尚無着落。想必是人力不足，你令弟吳國楨在上海很有辦法，我想請你前去辦理採購工作，請你務必立刻前往，坐飛機到上海，現在先給你現洋二萬元，其餘款項我會陸續電匯給你。你現在就預備啓行吧！隨時以電報和我連絡。」這天是民國三十七年十月二十日。

我和白崇禧總司令分別後，立即收拾簡單的行李，預備在十月二十一日早晨到達上海。十二日早晨搭機前往，上午十時在上海法國租界巨布來斯二百號見到國楨弟弟，他正預備到市政府。他見到我很高興，我將此行的目的告訴他，他說：「白總司令要的二樣東西，不容易買到。水泥上海都不够用，刺鐵絲如果現在做，還可以供應

。我已回電給白總司令，他現在派你來，你有何辦法呢？」

我要弟弟寫便條飭令水泥公會設法供應，我拿着弟弟的手令到水泥公會接洽，公會負責人說：「現在沒貨，趕工也來不及。你快到台灣高雄水泥廠洽購，但必須省政府批准才行，手續太複雜。」正焦急時，碰到一位從前在公路局的同事崔慰璋，他正在隴海鐵路做事，他問我：「你來這兒有何事？」我告訴他此行的任務。崔說：「恰巧隴海鐵路的倉庫有二千噸水泥，因為戰爭的關係而無法運走，如果你需要我們就以老價錢買給你。」我大喜過望，立即邀同崔慰璋前往倉庫，會見倉庫管理員，崔慰璋告訴管理員說：「水

泥已賣給華中剿匪總司令部，吳國柄為該部駐滬代表。「我立刻打電報給白總司令，報告說：「水泥有着落了。買了二千噸。」第二天白總司令回電說：「這件事情辦得好，嘉獎你，現在委你為華中剿匪總司令部顧問兼駐滬代表。」接到這封電報，非常地高興。我舉起手來高喊：「謝天謝地。這是武漢人的福氣。」

緊急購運水泥鐵絲

洽購水泥的任務達成後，要弟弟介紹到輪船

招商局負責人派船運送這二千噸水泥到漢口。輪船招商局的運輸需經過軍政部、交通部聯合辦事處處長于潤生批准才行。於是立刻去見于處長，于處長是我交大的同學，我見到他時，他很高興地對我說：「好久不見了，你有什麼事情？」我對他說明來意。于說：「現在時局緊急，你要趕快把水泥裝運到碼頭，一船祇能裝運五百噸水泥，你要裝運四船，才能完成任務。」我說：「好，什麼時候有船呢？」于說：「明天晚上就有船開往漢口，你要趕快裝運水泥才行。」為爭取時間我立刻找上海市政府工務局處長王元衡，商量運輸水泥上碼頭的事情。王說：「經公事程序太慢了。你身上有現錢嗎？」我說：「有。」王說：「這就好辦了。市政府可撥借你車子。汽油及開車的人工費用由你支付。五百噸的水泥，由於白天交通混亂，車行不方便。晚上運送到碼頭較快。」聽了這消息，非常高興。王說：「現在暫時不要給錢，等我把五百噸的水泥運到碼頭再支付。」我和王元衡處長分手後，立刻趕到招商局見

于潤生處長，我說：「最遲明天早上就能把貨運到碼頭。」于說：「那就好辦了。」我仍怕倉庫留難，特請王元衡處長派一位周先生陪我一同到倉庫提貨，我告訴倉庫管理員說：「今晚我就要將水泥運走。」管理員說：「提單務必帶來，才能交貨，你要提多少？」我說：「五百噸。」管理員在一張條子上批著：「提出五百噸，剩一千五百噸。」我對管理員說：「今晚來提貨的是這位周先生。」到了晚上十一點多鐘時，我坐車到倉庫，督促他們搬水泥到車上並運往碼頭卸貨。這時船已停在江邊上，我們和船上的人交涉後，很快的將貨運上船，看到事情辦好後，才安心回弟弟的市長官舍休息。

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時，我將購買水泥的事情告訴弟弟，弟弟說：「太好了，真是辦事神速。白總司令有你這位幫手，可算得人啊！」我與弟弟坐上海市長保險車到市政府，這保險車的玻璃都是防彈的，子彈無法穿透。到了市政府，有位監印官黃開文，是我們的同鄉。我請他拍一封電報到漢口華中剿匪總司令部白總司令，報告：「昨晚已將水泥五百噸裝運上船，今晚即將開船運回漢口。」

過了兩天，接到白總司令匯來的一百萬元法幣。我要市政府派人陪我到商會詢問何處才能購到刺鐵絲，商會打電話給製造刺鐵絲工廠老板，請他到商會來見我。老板問我要多少刺鐵絲？我說：「三十噸。」老板說：「機器一天祇能做二噸。十天才能做好二十噸的刺鐵絲。」刺鐵絲製好後要老板送往招商局碼頭，由招商局負責運往

漢口，招商局祇有一條名為江安輪的輪船，專門行駛滬漢線，鐵工廠每天祇能交二噸貨，可見機器生產量太小，漢口的礮堡約需要五十噸的刺鐵絲才够用，於是打電報向總司令部請示，總部回電要我添購三十噸，於是再要鐵工廠老板加做三十噸，共計五十噸，鐵工廠老板晝夜趕工加班，幸好十天內就完成了。江安輪來回兩次便將貨物全部運到漢口。

時局不安家眷來滬

時局動亂不安，戡亂戰事處處失利，上海有很多人都已準備逃難了。最有錢的人到美國，次有錢的人到香港，政府的要員和家眷則往台灣，見到這情形心裏很不安，我的家眷都留在漢口，那時漢口的有錢人也都到美國、香港去，有些人也往廣西去。我急電內人帶小女兒修媛到上海來暫住。內人接電後帶着小女坐江安輪到達上海，住在弟弟家裏，父親母親已由弟弟設法遷居到台灣了。

有天早上我到招商局洽商裝運水泥和刺鐵絲事務，進門時，看見一位很面熟的女人蔡蜜，她從前住過我家，因為那時她嫁的是日本留學生，在武昌做事，她隨夫婿住在我家樓上。我和她見了面很高興，我問：「妳為何到這兒呢？」她說：「我已離婚了，準備回娘家，上海變了很多，我沒找到親人，現在找人找不著，找事又不容易，因此流浪街頭。」她等我辦好招商局的事情，我問她住何處？她說：「暫時住姊姊家，姊夫是農民銀行的行員。」我告訴她說：「我內人已到

上海來了。」她說：「雖然我很想去，但我穿得這麼狼狽，改天好了。」我說：「都是老朋友，不需在意這個。」這時快中午了，我請她一塊吃午飯，飯後，我帶她到弟弟家和內人相見，非常地高興，談到離婚的事。蔡說：「我先生不務正業，抽鴉片，祇好與他離婚了。」這時候代華中總洽辦的事務已全部辦妥，內人從未到過杭州遊玩，於是我和內人帶小女兒和蔡小姐決定第二天去遊杭州。

西子湖畔遊人已稀

第二天天氣晴朗。蔡小姐七點多來和我們一早餐後乘車到火車站乘火車到杭州。車上人很多擁擠了兩個多鐘頭才到杭州。

到了杭州，先到茶館喝茶。老板看見我們很高興地說：「在這時局不安的時候，你們能來遊玩，真是有福氣，許多上海人都逃難到了這裏。」回想我從前剛回國時，曾跟隨徐樹錚專使和孫傳芳等遊過杭州，但已是十幾年前的往事，印象模糊，此番重遊舊地，人事變遷，無限感慨，我急著找嚮導領我們遊玩，嚮導不容易找祇好找一位高大健壯的轎夫，請他帶我們遊西湖，轎夫說：「雖然我身體壯，但其餘的轎夫身體弱，我想多叫幾位轎夫輪流換班，比較好。」我們先到龍井茶園參觀。茶園位於二小山上，有泉水，景色幽美。休息喝茶後，再到附近遊玩，西湖的美景盡在眼底，我聽到其中一位轎夫指着我低聲的向另一位轎夫說：「很久沒有抬轎子了，在這時局混亂的時候。此人却帶著二位夫人和一位女兒

，還有心情來遊玩，必定是個大官。」我裝作未聽見轎夫的說話，但為表明我的身分不是大官，我向另一位轎夫說：「快帶我們遊玩幾處名勝，我在上海作買賣，明天要趕回上海去結賬。」不久到了岳飛墓。（從前隨徐專使來時，還身穿軍衣參拜過岳王墓，歲月匆匆，十多年來，對建設新中國未曾有所貢獻，重遊舊地，愧疚良多。岳墓之旁是漢奸秦檜的像，十多年前我來到這裏，所見的盡是尿水四溢，臭氣衝天，如今滿目荒涼，可見這裏已是很久沒人來了。轎夫們再帶領我們遊西湖的廟宇，人很冷清，逛完了，準備到飯館吃飯。我問轎夫：「何處飯館最好？」轎夫說：「樓外樓是最有名的。可吃到新鮮的活魚活蝦。」

到了樓外樓飯館，老板出來笑臉相迎，我對他說：「我們要最好的房間和頂好的菜餚。」向四週看看，一片冷清，遊人稀少，老板苦笑著說：「時局動盪，來西湖遊玩的人很少，生意特別清淡。」老板引領我們進到樓外樓的樓上，設備很豪華，老板說：「這裏的菜都是江浙的名菜，先生貴姓？」我說：「口天——吳。」老板見我身軀魁梧，喊我說：「吳大帥，你要喝些酒嗎？」我說：「不，來一壺龍井茶。」老板為我們添茶，我們四人舉起杯子同慶杭州之遊。內人說：「當初結婚時，說要來這兒遊玩却未能成行，十幾年後的今天，終於實現了。」蔡蜜說：「從四川到上海，做夢都沒想到，有這次機會同你們到西湖遊玩。我舉杯慶祝你們兩夫婦，永遠長命富貴。」內人見蔡蜜長得很美，我又正值壯年時

期，戲謔地說：「願你們花好月圓。」大家哈哈大笑。這時小女兒突然舉杯說：「願大家身體健康。」小女聰敏俏皮，惹得大家憐愛，暫時忘記時局動盪不安的憂愁，我幼稚而天真的唱出了早年所作的一首似通非通的歌詞：

「民國九年大吉慶，考試得意出洋城，至今行大運，萬福來朝我保身，（唱到此，我一手搭著太太的肩上，一手搭在蔡蜜的肩上）而今而後吾名吾譽如日月光明。」唱後，內人加一句說：「造福人羣」，小女與蔡蜜同聲拍手叫好。這時我想起身跳舞。我說：「有一曲舞，可以四人共舞，英人名為馬舞（Horse Dance），由我當馬頭，內人與蔡蜜當馬身，小女當馬尾，圍著桌子跳舞。」蔡蜜說：「我們將馬舞改為龍舞行不行？」大家說好，由我當龍頭，內人與蔡蜜當龍身，小女當龍尾，內人搭著我的腰，蔡蜜搭著內人的腰，小女搭著蔡蜜的腰，由我唱歌代替音樂，大家都一起跳舞，每跳完一次，大家都拍手歡呼。老板在樓下聽到樓上的熱鬧聲，上樓看個究竟，我請他加入我們的舞羣，他說：「我不會跳，更不够資格。」上菜吃魚時，我說：「這回受命到上海來辦事，工作圓滿完成，達成任務。對武漢防禦工事的加強，有所助益，這次是個慶功宴，大家要盡量的享用。」飯後找旅館，訂了二房間，我與內人一間，蔡蜜與小女兒一間。在旅館休息。一會兒，又到各處遊玩，西湖的建築物很老式，街道狹窄，但很乾淨。湖邊上停了幾艘帆船，專供遊客搭乘。我們四人雇了一條船，在湖裏划了三個多鐘頭，盡興而歸。

被稱福將却多心事

雖然玩得很高興，但心裏仍惦記著上海水泥的運輸和刺鐵絲製造的情形，內人勸慰我說：「你放心，他們一定照常工作，既不知道我們離開上海來到西湖，更不會因我們離開上海而停止工作。」但我却人在西湖，心繫上海。

蔡蜜更安慰我說：「你的樣子是福相，一定不會出事的，我在上海能碰見你，證明我們都有福。放心，事情一定圓滿的。」內人舉杯說：「預祝工作圓滿。你記得徐樹錚在巴黎時喊你爲福將嗎？」我說：「記得。」內人說：「那時你的官銜是陸軍少校，而現在是陸軍中將。這次你拜訪岳王墓是中將的官階，希望不久……。」蔡蜜說：「若是我能担任大帥的祕書，那是太幸運了。」我聽了自我陶醉地說：「我有美麗的太太和祕書，真是太幸運了。」內人說：「現在國家正值大亂期間，人心惶惶。而我們却能在樓外樓上慶功宴，真是花好月圓。」大家聽了都高興地鼓掌。這時老板也上樓來說：「聽了你們的交談，我也沾染到興奮的氣息。我乾一杯，預祝大帥事業成功，身體健康。」大家都站起來對老板熱誠的招待，表示謝意時，老板說：「今天這頓飯，算我請客好了。」我說：「不行。我們打擾你這麼長的時間，怎能不付帳呢？」飯後，站在樓外樓上看西湖夜景，湖面和天空相連，月光初升。湖光山色十分美麗。我左邊攜著太太的手，右邊攜著蔡蜜的手說：「這趟西湖之遊終了了。」我們下樓打算去買些東西作紀念品，老板對我們

說：「現在時局不好，商店早就關門了。」於是我們決定不去市街趕回旅館。小女兒在前頭蹦蹦跳跳，我挽著太太和蔡蜜的手走在湖邊的馬路，一路上都無行人，西湖的夜景，真是美極了。到了旅館後，我們坐在房間裏喝茶聊天，由於玩了一整天，大家都顯得很疲倦，於是蔡蜜和小女兒先回房間睡覺，我洗澡後，隨即就寢。

因爲興奮過度，加上心裏有事，所以早晨五點鐘就起床了，內人她們仍熟睡，我獨自一人走到湖邊散步。這時賣豆漿、燒餅的生意人，已開鋪了，先到鋪裏吃早點，隨即打算到火車站看往上海的時刻表，準備回上海。恰巧有個三輪車夫亦在鋪裏喝豆漿，我就搭他的車到火車站，先到站長室，有位值班的站員，告訴我八點有車往上海。我買四張頭等車票，三張全票，一張半票。再坐三輪車回旅館，這時已早晨六點半鐘了。她們都已起床了，我說：「我買好了車票，八點開車回上海。你們西湖玩得還盡興吧？」她們說：「玩够了，西湖真是太美了。」我們一行上了頭等車，服務員見我帶二位仕女和小女兒，很熱誠地招待我們。我問服務員：「車子要多久才能到上海？」服務員說：「大約十點。」小女兒靠著窗邊看外面的風景，蔡蜜和內人聊天。

蔡蜜女士自述遭遇

蔡蜜說：「我的祖父是前清上海道尹。父親是長蘆鹽運使，都是大官，父親娶了多少姨太太，我搞不清楚，自己是第五個太太生的！我母親很美，父親很寵她，所以帶我們住在北京。（長蘆鹽

運是將長江產的鹽，經運河，運到北京附近的蘆州，爲當時的優差。）我父親送我到培華女子中學念書，這所學校是專讀英文和中文，位於女子師範學校的對面。學校畢業後的學生，都希望嫁給洋行的買辦及海關關員的子弟，因爲對學生而言，這是最時髦、最文明的行業，由於我的中英文還不錯，到十八歲那年，家人忙著幫我找對象，但却不容易找。正巧有位留日學政治、經濟的學生，回北京找事做，這時我父親去世，母親就要我嫁給這位四川土財主的姓劉的學生。由於兵荒馬亂，我同我先生到湖北武昌，在省政府任科員一職，其中一位省政府職員，介紹一棟剛好位於你們住宅的樓上，因此就搬來和你們住。」

蔡蜜長得很美，說一口流利的北京官話。她從前就讀的學校，又正與內人就讀的學校相對，因此她兩談起話來，非常地投機。劉先生早晨時常與我一塊到公園划船，並在一起吃飯，就像一家人。由於時局很亂，劉先生的待遇無法養家，所以他們決定回四川。當時我送一盒巧克力糖給蔡蜜，她捨不得吃，帶回四川給父母吃，在家鄉完全是鄉間生活，蔡蜜每天要背著背籠砍柴供竈燒飯非常地辛苦，於是她寫信給她的母親，她母親就遣一位老傭人由北京到四川來照顧她，但由於水土不服，不久這位傭人就死了。由於生活習慣不同，她和先生兩人感情破裂，蔡蜜決定離異，但劉先生不答應，並且因爲時局變遷，家用不夠，劉先生沾染抽鴉片煙的惡習，而且由於偷竊，官方就將他捉住判罪坐牢。蔡因生活過不去，拋下四個小孩，獨自一人到上海找親戚朋友，都

沒找到很感失望。

太太妙論吃醋心理

蔡蜜這時正打算到漢口找我們設法為她找工作，但身邊的金錢都用盡了，暫住在她父親另一姨太太的姊姊家，這位姊姊見她窮困看不起她，又正準備離開上海，乃轉介蔡蜜到她的朋友家住。蔡到招商局探聽何時有船到漢口，準備到漢口投靠我們。在招商局裏，我們却不期而遇。蔡對內人說：「吳太太妳真是太幸運了，嫁個好丈夫。」內人說：「吳先生風流多情，人見人愛，我們婚姻能維持這麼久，實在是很容易。有

很多漂亮的中外女人都對他產生好感，但他對我很好。我們是舊式婚姻，在他出國前，就先訂婚了。在婚前，吳先生都是以書信與我連絡。婚後，由我管家，他處理外邊事務。吳先生是位好學而有志氣的青年，煙酒不沾，我跟他十幾年，很了解他。他喜歡女人，女人也喜歡他，相互要好。他精通幾國語言，因此亦受外國女人喜愛。就如中外都有醋，醋多了，我也麻木了。祇要我的地位是太太，我管不了他在外邊的事務，所以我決不干涉。不過不要鬧出笑話，桃色新聞，甚至好情之命案。這應當盡量的防範。如果你喜歡他

，他喜歡妳，你們可以相互合好，但可能甩了我。」

蔡蜜聽了這話很感動地說：「妳真是大量。我決定祇愛吳先生和吳太太，保護吳家的每一個人，希望吳太太了解我的處境，我對吳先生早已夢寐以求，我羨慕他，我愛他。」三人談得很高興，爽快的說出心聲，在精神上顯得格外地高興。小女兒在一旁疑惑地問：「我喊蔡蜜什麼？」內人說：「就稱她為娘娘好了。」於是三人站起來相互擁抱以示興奮。在這樣歡樂的氣氛中，不知不覺地到了上海。

中外文庫 寸草悲

徐櫻女士著 定價台幣捌拾元
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帳戶

本書係旅美名女作家徐櫻女士精心傑作，至情至文感人至深，要目有：俺爹爹。父親軼事二三則。俺娘。紀念父親。回憶奶奶。紀念大哥。先兄道鄰事略。哭三哥。紀念三哥。羅馬三年。哭父親等篇，附徐小虎博士英文名著憶奶奶原文及譯文各篇另珍貴圖照多幀，蔣復璁先生序，篇篇精彩，歡迎購閱。

三國人物新論

祝秀俠教授著 定價台幣柒拾元

本書為名教授史學家祝秀俠先生精心傑作，析論三國人物，精采百出，美不勝收。要目有：論諸葛孔明、劉備、曹操、孫吳、董卓、袁紹、關羽、魯肅、顧雍、司馬懿、曹丕與曹植、荀彧、孔融、禰衡、周瑜、田疇、蔣琬、譙周、蔣幹、孫夫人與諸葛太太等篇及論「論諸葛亮」、與蔣君章先生論諸葛培養人才等，篇篇引人入勝，曠為觀止，頃承祝教授交由中外圖書出版社出版單行本，定價台幣柒拾元，郵撥一四〇四四號中外雜誌社帳戶。